

一九七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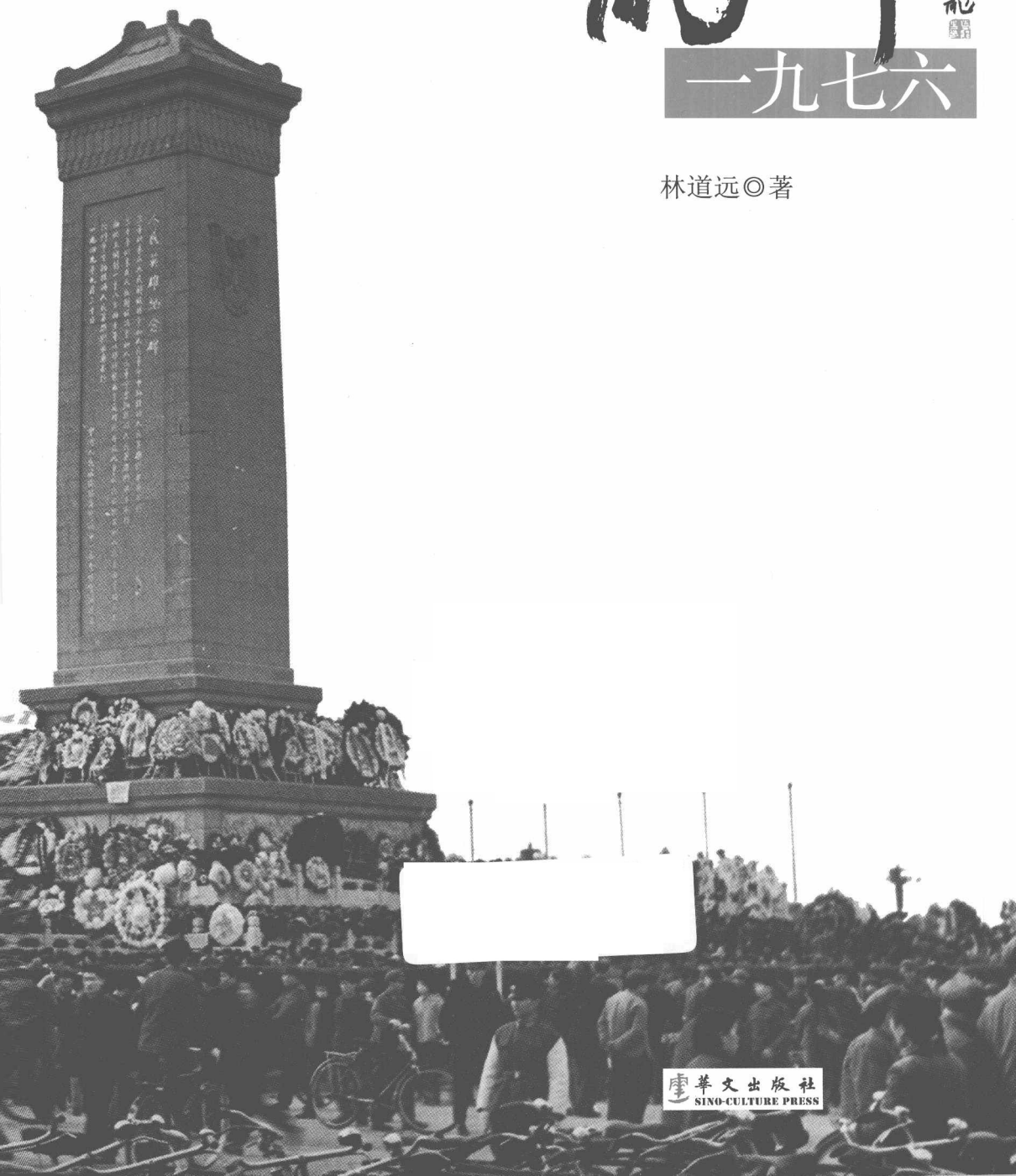
龍年

林道远★著

龍年

一九七六

林道远◎著



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龙年一九七六 / 林道远著. --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075-3685-0

I. ①龙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 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92203号

龙年一九七六

著 者: 林道远

责任编辑: 黄 鲁 晶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投稿邮箱: hwcbs@126.com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55 责任编辑 010-58336268

发行部 010-58336270 58336265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天津新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4.5

字 数: 388千

版 次: 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3685-0

定 价: 4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历史就在我们身边

2006年4月间一个春浓的夜晚，华文出版社的李庆怂怂我：该给30年来社会生活的巨变写点什么啊！

当晚失眠。日月春秋、天南地北、衣食住行、吃喝拉撒、男女老少、时尚另类……各种变化涌入脑海，乱成一锅粥。不论从哪儿落笔，都是眼花缭乱，老虎吃天。

个人的经历，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。

突然，我的目光停留在龙年1976。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三位领导人逝世、“四·五”运动、唐山大地震、粉碎“四人帮”、提出类似的两个“凡是”^❶……有人编了这样的“顺口溜”：沉痛的一月，壮烈的四月，恐怖的五月，悲惨的七月，彷徨的九月，狂欢的十月，观望的十一月。

龙年，大悲大喜，历史的转折、变化的起点！40岁以下的人知道吗？40岁以

❶ 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提出了这样的“凡是”：“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毛主席肯定的，我们要努力去做。”到了1977年2月，正式提出了两个“凡是”：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。”

上的人忘了吗？

模糊了 1976，也就模糊了今天！

当即回告李庆：我选择了 1976。而且选择了属于基层群众、也属于自己的龙年。因为在史书里，后者难得一见。

历史不该仅由宏大叙述和终结话语构成，更多活着的历史，其实就珍藏在你我身边小人物的记忆深处。

文艺评论家李敬泽有一段话给我增添了信心。他说：“我们有个作者，他提出要写一个人，这个人没有任何新闻价值，这样的人可能有几千万，我说这特别好，你把这个人写好了，几千万人都能看到自己。”

写作上我选择了“细节”。一位军旅作家说：所谓写作技巧，就是把一大块玉石砸碎，捡出其中的一块，把它放大。我在写作中也体会到：重要的细节常常蕴涵着更值得重视的真实。

我还想到一句老话：“滴水能见太阳光。”我和我身边的亲人、同事、朋友，曾是那大悲大喜的亲历者，都拥有一滴滴能见龙年的“水”。就从这里落笔吧！

离开高层、宏观的史实，也说不清我们的记忆，说不清龙年 1976。我们视野之外又非讲不可的高层、宏观历史以及重要史实，我也适当描述，这些就只好借助专著和史料，借助披露的“四人帮”罪行材料了。

这是一次尝试。

30 年悠悠岁月，对于记忆是个考验。

当我同朋友一起回忆的时候，要么是“想不起来了”，要么是“我记得……”

就像大浪淘沙，30 年后还能记得的，一定是刻骨铭心的。这些记忆，最珍贵，也最鲜活。我兴奋地在史海中拾贝……

为了赶“30 周年”，我集中精力花了半年时间写出了初稿。后来不需要赶时间了，静下心来作了几次补充、修改，记忆和史料筛选是否准确，等待读者匡正。

没有龙年 1976 的历史大转折，也就没有今天。当我们沐浴在春风里、沐浴在阳光下的时候，怎能不把目光投向黎明前的天边。今天和明天，我们还会遇到许许多多需要解答的“？”号，有的答案也许就在龙年 1976，就在我们的记忆之中。

作者

2012.5

历史就在我们身边 | 1

第一章 “不须放屁！” | 1

1. “不须放屁！” | 2
2. 过年 | 6
3. “小道消息” | 10
4. “政治笑话” | 13
5. 知音 | 19
6. “评报栏”揭秘 | 22
7. 戏剧性的“批判” | 24
8. “无米之炊” | 27

第二章 泪洒长安街 | 31

1. 最后的“声明” | 32
2. 永远的《长征组歌》 | 37
3. 演员的泪水 | 41
4. 我家的小灵堂 | 45
5. 泪洒长安街 | 48

第三章 列车上的标语 | 53

1. 意外的“人选” | 54
2. 追查“总理遗言” | 57
3. “批邓联万” | 61
4. 办公楼里的“闹剧” | 63
5. “报人”的嗅觉 | 66
6. 地火 | 69
7. 列车上的标语 | 71

第四章 四月“雪” | 75

1. 亮相 | 76
2. 四月“雪” | 79
3. 悄悄走出军营 | 84
4. 智斗 | 90
5. “革命的士兵们……” | 95
6. 遭遇“便衣” | 100
7. 真正的舞台 | 104
8. 镜头里的“清明” | 110

第五章 怒火终于燃烧 | 121

1. 点名声讨江青 | 122
2. 买《宪法》 | 124
3. 怒火终于燃烧 | 129
4. 高层“秘闻” | 133
5. 《告别》 | 137
6. 两位“首都民兵” | 141
7. “被抓者”说 | 145

第六章 “003号”大案 | 149

1. 牵挂天安门 | 150
2. 剧场里收听广播 | 153
3. 一样游行别样情 | 159
4. “003号”大案 | 163
5. 无奈的“曝光” | 167
6. “我没有错！” | 172

第七章 最后的军礼 | 177

1. 兰花·山 | 178
2. 最后的军礼 | 183
3. 正气凛然 | 188
4. 水兵的怀念 | 190

第八章 写在废墟上 | 197

1. 我家的灯被震亮 | 198
2. 唐山没有哭声 | 201
3. “英雄妹妹” | 207
4. 平安人家 | 211
5. 写在废墟上 | 214

第九章 记者的特殊记忆 | 221

1. 地震局忙于“批邓” | 222
2. 政治“余震” | 226
3. 记者的特殊记忆 | 229
4. 意外相逢 | 233
5. 特别“照片” | 237
6. 非常“枪声” | 242
7. 戴草帽的江青 | 245

第十章 巨星陨落 | 247

1. 巨星陨落 | 248
2. “三忠于”标准照 | 251
3. 全球同悲 | 254
4. 红樱草鞋 | 258
5. 一首诗的“风波” | 261
6. “神化”种种 | 263
7. “感情问题” | 267

第十一章 “逼宫” | 271

1. 梦 | 272
2. “逼宫” | 275
3. 国庆之忧 | 279
4. “快看今天的《光明日报》！” | 282
5. 沮丧的“聊天” | 285

第十二章 无限风光在险峰 | 289

1. 无限风光在险峰 | 290
2. 大快人心事 | 294
3. “不速之客” | 299
4. 上海人在抢购火柴 | 303
5. 海军有三个人突然“失踪” | 307

第十三章 吃螃蟹的日子 | 315

1. “研究”《人民日报》 | 316
2. 保不了的密 | 318
3. 监狱里的欢呼 | 321
4. 告慰忠魂 | 323
5. 吃螃蟹的日子 | 327
6. 心声 | 333
7. 海军大院那几天…… | 338
8. 飘扬吧，水兵飘带 | 34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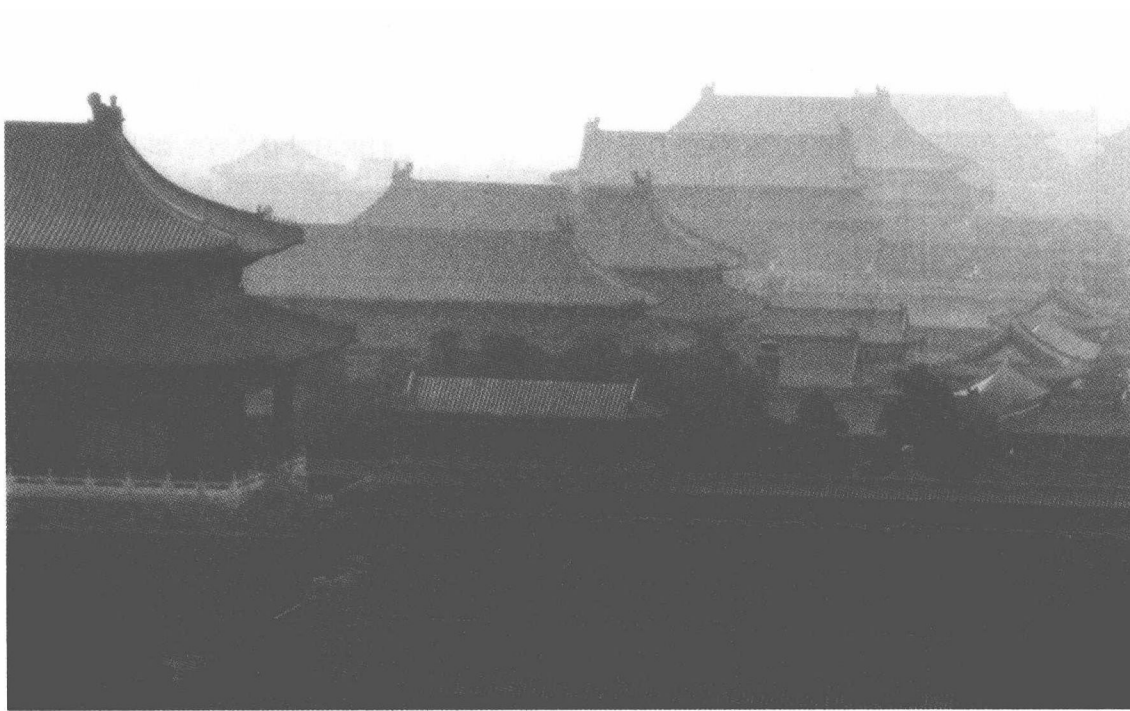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四章 留“尾巴” | 347

1. 批“反动日记” | 348
2. 清查第十项：“选美” | 353
3. “华主席，党中央” | 357
4. 《春苗》的争论 | 361
5. 《剑出鞘》卡壳 | 364
6. 留“尾巴” | 366

后话 | 369

1. “童怀周”在行动 | 370
2. 看“审判” | 374
3. 真理的胜利 | 378

后记 | 382



第一章 | “不须放屁！”

压题照片 作者摄

1. “不须放屁！”

1976年的脚步声已经传来，日子过得有些麻木的人们依旧没有笑容。如果不是来了任务，我也不会去想新的一年。

这天，老处长领着我来到了解放军报社。行前处长告诉我，新年第一天，“两报一刊”^❶将发表毛主席10年前写的两首词，解放军报社组织学习体会文章，海军摊上了一篇，任务交给了报社，报社交给了我们编辑二处，处里交给我这个文艺编辑。我听了有点忐忑不安。

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编辑，老处长认识他。一见面，他便把打印的毛泽东的两首词给了我们。顾不上说客套话，老处长和我当即阅读起来。

久有凌云志，重上井冈山，千里来寻故地，旧貌变新颜。到处莺歌燕舞，更有潺潺流水，高路入云端。过了黄洋界，险处不须看。风雷动，旌旗奋，是人寰。

三十八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，谈笑凯歌还。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

这是毛泽东1965年5月写的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。第二首是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。

鲲鹏展翅，九万里，翻动扶摇羊角。背负青天朝下看，都是人间城郭。炮火连天，弹痕遍地，吓倒蓬间雀。怎么得了，哎呀我要飞跃。借问君去何方？雀儿答道：有仙山琼阁。不见前年秋月朗，订了三家条约。还有吃的，土豆烧熟了，

❶ 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和《红旗》杂志。

再加牛肉。不须放屁，试看天地翻覆。

读着第一首词，心里豁然开朗。那磅礴的气势，飞扬的文采，使我精神为之一振。品着词中的锦言妙句，一种久违的阅读愉悦油然而生。读着第二首词，感觉有些怪怪的。哎呀、吃的、土豆、牛肉、放屁，这些缺少诗意甚至有些粗俗的词句，竟然进了主席诗词的大雅之堂，有些意外。想到要写学习心得，心里不由得慌乱起来。

《解放军报》的编辑言语显得谨慎。没有多说，只要求联系“形势”、联系“实际”，“写出点海军特色”。

为了避免第二首词，凭着“可下五洋捉鳖”这一句，我们确定写一篇学习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的笔记。

当我伏案再读《重上井冈山》的时候，一联系“形势”和“实际”，第一次阅读的美好心情顷刻荡然无存。眼下的形势怎样？实际如何？这是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所不愿意面对的。

即将逝去的1975年，是“全面整顿”的一年。邓小平受命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以后，从1月开始至10月，有步骤地狠抓全面整顿工作。全国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，使我们看到了希望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，开始得到矫正，一批“老大难”问题，也逐步得到解决，整个国民经济由停滞、萎缩而迅速转向复苏、回升。

1975年，也是备受批判的一年。人民高兴之日，也就是江青一伙难受之时。他们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，大肆兴风作浪。四届“人大”以后，周恩来继续主持国务院工作，一大批富有经验的老干部回到了政治舞台，“四人帮”恨得咬牙切齿。3月1日，张春桥在全军一个重要会议上说道：全国解放以后，“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判”，因此，“对经验主义的危险，恐怕还要警惕”。同一天，姚文元在其发表的《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》一文中，故意歪曲地引用毛泽东1959年写的一段话，强调：“现在，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。”4月4日，江青在接见一批工人讲话时说：“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，是当前的大敌。”她和王洪文还私下找一些人谈话，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“不抓大事”、“不抓政治忙于业务”，以此攻击周恩来总理和领导整顿

工作的邓小平。心明眼亮的周恩来和邓小平挺身而出，同“四人帮”作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9月下旬，因为毛泽东的身体很差，侄儿毛远新^①成了他与政治局的“联络员”。毛远新不时向毛泽东进谗言。特别指出邓小平“很少讲‘文化大革命’的成绩，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”。毛泽东很信毛远新的话。这时，又发生了两封信的事，一封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状告迟群^②、谢静宜^③在清华大学专横跋扈，另一封是迟群唆使一个人诬告教育部长周荣鑫的信。毛泽东用铅笔对这件事下了结论：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。我看信的动机不纯，想打倒迟群和小谢。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准我的。我在北京，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，还要小平转。小平偏袒刘冰。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，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。毛泽东认为当前应该抓一抓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态度问题了。11月4日，他给即将为此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定下调子：“对‘文化大革命’，总的看法，基本正确，有所不足。”并要邓小平主持作出这个“决议”。邓小平以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不了解为由，婉言相拒。最后，在江青等人的攻击下，政治局拟停止邓小平的工作。持续了9个月的“全面整顿”夭折了。当时虽然报纸上尚未点邓小平的名，只提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实际上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已经杀气腾腾地开始了，全国上下再次人心惶惶。

这样的“形势”和“实际”，怎么能与“到处莺歌燕舞”联系在一起？一读到“更有潺潺流水”，便想到“大批判”的声浪；一读到“高路入云端”，便想到“中国向何处去？”我的思想不由得乱作一团。

我以“不谙古体诗词”为由，请处长“另请高明”。处长正为这个“烫手的山芋”犯愁。经验告诉他：这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，涉及老人家的东西马虎不得，何况又处在政治诡谲的关头，弄不好要犯大错误。看我此等态度，他很不放心，终于同意我的要求。经社领导同意，这个任务交给了擅长言

①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的儿子，烈士遗孤。

② 迟群原本是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，后来被派往清华大学“支左”，成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。

③ 谢静宜原本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员，后来被派往北京大学“支左”，成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。

论的卢如春和擅长诗词的虞棣棠。两位都是老编辑，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，他们会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。老卢和老虞推托不掉，只好为领导和同事分忧。他俩商定：写是可以，但绝不涉及攻击小平主持工作以来的作为。

1976年元旦这一天，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毛泽东的两首词，同时发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解放军报》社论——《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》。社论写道：发表这两首词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”。不出所料，社论借用毛泽东词作中“到处莺歌燕舞”、“天地翻覆”、“旧貌变新颜”这些词语，大谈国内外所谓的大好形势：“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，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《水浒》，我们的党朝气蓬勃，我们的人民意气风发，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，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像绚丽的鲜花，开遍了祖国大地。各族人民广泛持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、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认识逐步加深，提高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……”

社论写道：“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是当前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。”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“三项指示为纲”^①时所讲的一段话：“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，阶级斗争是纲，其余都是目。”“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：否定或修改以阶段斗争为纲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必然会犯错误……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，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……”

看了社论，不由得暗吃一惊。毛泽东10年前写的词，竟然被做成这样的“文章”。对于“四人帮”的这种丑恶行径，广大干部群众并不陌生。看了这篇社论，多少人在心里骂道：“不须放屁！”

第二天，老卢和老虞合写的文章，以《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——学习〈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〉笔记》为题，在《解放军报》发表了，署名“海军某部涉文”（意为报社文章）。读罢，我十分敬佩两位老编辑的正义与睿智。

^① 《三项指示为纲》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提出的一个全局性的工作指导方针。他在一次讲话中说：“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，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，要搞反修防修，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，还有一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。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。”

“读着毛主席《重上井冈山》的光辉诗篇，仿佛看到毛主席站在黄洋界的高处，胸怀革命凌云志，瞻望着党和国家的光辉前程，挥手指引我们前进。”

“井冈山，是革命的山，红色的山……读着‘过了黄洋界，险处不须看’……油然而生高举红旗向前走、千难万险踩脚下的豪情壮志。”

……

总之，文中只从一般意义上讲毛泽东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和防修反修等当时必不可少的话，颂井冈山斗争，论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的斗争哲学，抒“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”的革命豪情，最后以“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”的雄心壮志结束这篇“学习笔记”。洋洋几千字，就是没有涉及当时所谓“到处莺歌燕舞”的大好形势，找不到“批林批孔”、“评论《水浒》”、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这些字样。

这是两位老编辑有意回避的。

他们十分感激《解放军报》的编辑：“多亏他们没有加上。”

2. 过年

1976，按农历计算，是龙年。中国人崇拜龙，向来以为龙年是吉祥的年头。或许是这些年总是处于阶级斗争的“大风大浪”之中，老百姓惊魂未定，忘了这个好兆头，一听“龙”来了，不明不白地又添了一些不安。

随着毛泽东诗词《重上井冈山》的发表，“到处莺歌燕舞”、“更有潺潺流水”的诗句，经过报纸、电台连篇累牍的诠释，把龙年打扮得如同蓬莱仙境般的美妙。

谎言掩盖不了现实。所谓“莺歌燕舞”的日子，其实很艰难、很尴尬……

我1974年结婚，爱人张淑转是中国铁路文工团歌舞团独唱演员，两人都是国家干部，按说条件不差，可是结婚快两年了，却没能拥有一个像样的家。

我们这些穿四个口袋的军队干部，因为工资比地方高一些而备受羡慕。我每月工资60多元，爱人50多元，都算得上高工资。不久前她因为是大学生，升了半级工资。原本能升一级，单位低工资的人太多，不好摆平，改为升半级——三块零五毛。这样一级可以升两个人，听说没升上的还为此打破头。

粮票是当时的命根子。没有粮票意味着没有饭吃，每人每月的定量，细到几斤几两。战士每月发给饭票，每餐凭票打饭。我常在机关食堂用餐，让我看到一个苦涩的情景：我们的通讯员力大体壮，每天都干体力活，吃饭的时候，四两饭的定量填不饱肚子，他动了一点心计，四两饭不一次买，一次买一两，炊事员难于出手，每次都会多打一些，这样四次加起来，便比一次买要多一些。有人当做笑话讲，我却笑不出来。一个战士都吃不饱，何况普通人呢？

饭都吃不饱，伙食就可想而知。没有东西，在家起伙更困难，大都在机关食堂用餐，每餐还能买到两个菜，当然一餐两个菜买不起，只能一个菜买半个。虞棣棠有个笑不出来的“笑话”：有一次，他堂弟的朋友来北京，请他接待。这天的午餐，食堂只卖一个菜：清煮大白菜。老虞过意不去，心想中午只有一个菜，晚饭估计会好一些，再三请他忙完事情一定回来共进晚餐。他回来了。这天晚餐更让老虞尴尬，只有一个食物：米糠里加点面粉和菜叶，掐成菜团子。美其名为“忆苦饭”。

这段时间，作为文艺编辑，我上班的时候，笔下离不开“莺歌燕舞”，而下班以后，却离不开“柴米油盐”。

快过年了，按理应该添新衣、置家具，有个过年的样儿。可在什么都凭票购买的年代，添置家具并非易事。结婚时按规定发了一张家具票，只能购买一只五斗柜，自己跑到西单旧家具店，花了十几元钱买了一只号称樟木箱的箱子，已有残缺，装衣物还行。爱人探亲时，家里请木匠给我们做了一只折叠小饭桌，好不容易带了回来。

眼下有了孩子，来客多，小饭桌已经摆弄不开，必须有只大一些的饭桌。海政文工团的挚友曾伯牙告诉我，他的屋后有团里废弃的木料，鼓动我自己动手制作。虽然没摸过木匠家伙，一急胆子大，说干就干。必需的锯子、刨子、

凿子、锤子，自个儿一件也没有，便四处打听，一家一家地借。还到家具店里偷偷画上图纸，现看现学。小曾全力协助。借着昏暗的灯光，不知花了多少个夜晚，终于做成一只折叠大圆饭桌。还没高兴几天，冬天的北风一刮，木料收水，桌面变形，大煞风景。开始用石头压平，无济于事，后来拿重物层层加压，才稍为改观，盖上塑料布，过年羞羞答答地亮了相。

爱人结婚时带来一只折叠椅，弧形靠背、黑皮座，外观很好看，坐得也舒服，到广场看电影最合适。趁热打铁，我又模仿做了一只。这两只折叠椅，还引出一段小插曲：那天，地方一个乐团前来慰问演出，广场早早摆满小凳子，我们也拿折叠椅占了位置。这个乐团扬琴手王铁柱开演前在台下转悠，看到这两只折叠椅，大为诧异，有意等了等，等来了椅子的主人——多年没见的老同学。原来，他们在中国音乐学院上学期间，曾到部队农场锻炼，闲着没事，有人做了这样一只折叠椅，一瞧好看又实用，纷纷效仿，开会都带着它，一时成了“校椅”。王铁柱看到我们的椅子，料定一定认识椅子的主人。

过年另一件必须忙活的事是买大白菜。那时候市场萧条，入冬不储备足量的大白菜，冬天就没菜吃，除非买高价的。为这事，每次大院要乱糟糟一阵子，一卡车一卡车从农村拉来的大白菜，卸满两个足球场大的广场。排到哪个部买，这个部几乎停止工作，拿号、交钱、称菜，样样都得排队，一排老半天。家家户户老少出动，各有分工。小推车不够用，有的索性用床板抬。那天我和爱人工作正忙，没时间把菜运回家里，丈母娘帮我们看菜堆。大白菜一买，门前屋后，楼梯通道，到处摆着报纸裹着的大白菜，一棵挨着一棵，一层擦着一层，空气里弥漫着怪怪的大白菜味儿。

光有大白菜不够，还得买些土豆、大葱，还得腌点酸菜、雪里蕻。幸亏在家看过母亲腌制咸菜，略懂一二，先把菜和菜坛子、石头洗净、晾干，腌制时一层菜一层盐，最后压上石头。一个多月后，开坛品尝，味道还不错。

过年那几天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年货依然凭票供应，数量少得可怜，必须想法子“走后门”，弄点鱼肉。好友宋树根也有一个笑不出来的“笑话”：过年北京猪肉不用票，“放开供应”。陈某领导下的东北猪肉奇缺，戏称“陈三两”，东北人都跑来北京买猪肉，开往东北的火车称之为“肉车”。宋树根从海南岛回大连探亲，在北京转车时，跑到东风市场（现新东安市场）买猪